

# 唯物史观新解\*

□ 吴涌汶 [中共重庆市委党校, 重庆 400041]

**摘要:**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以下简称《序言》)中所提出的因果链条律是宏观动力机制规律,而不是微观动力机制规律;马恩所说的“自然历史过程”仅仅是针对世界历史总的发展轨迹而讲的,而不是说历史演进的快慢、具体实现形式等,也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经典作家所讲的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实乃历史变迁的微观动力机制。而之所以社会形态的演进最终可以归结为生产力的发展,是因为在经济、社会系统的反馈控制机制中,最终是以生产力的发展为效果检验标准的。

**关键词:**历史唯物主义;宏观动力机制;微观动力机制

**Abstract:** The law of causation chain brought out by Marx in the prolog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ics criticism is macroscopic motive mechanistic law instead of microcosmic law. The “natural historical course” brought out by Marx and Engels is only aimed at the total developing track of the world history, rather than the tempo and concrete realization form of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it cannot be changed by man's will. The counterforce of the production relations to the productive force, and that of the superstructure to the economical basis wrote by the classic writer, is in fact the microcosmic mechanism of the historical vicissitude. The reason why the evolution of social form can finally be concluded as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 force, is just that in the feedback and control mechanism of economic and social system, it is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 force which acts as a standard for effects testing.

**Key words:** materialism; macroscopic motive mechanism; microcosmic motive mechanism

中图分类号: B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1289(2006)02-0158-03

晚年的恩格斯以及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等后继者对教条地、机械地、公式化地应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方法,直接或间接地进行了反复的批评乃至斗争。但时至今日,这种公式化的做法却一再上演。如不彻底改变这种生吞活剥、生搬硬套的思维方式,就会使我们始终处于思维混乱的状态,从而导致在实践指导上迷失方向。因此,对马恩提出的唯物史观原理进行重新解读、引申和再构,是当代理论工作者在知识经济大潮扑面而来大背景下,所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

## 一、《序言》中提出的规律是什么意义上的规律

马克思在1895年写成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了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经典表述。<sup>[1]82-83</sup> 它主要包含三方面互相联系的内容:一是社会结构的因果链条律,即何者是何者的本原的原理;二是社会形态演进之轨迹的原理;三是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的原理。

对社会结构的因果链条律所产生的误读,常见的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把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和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决定作用,看作是“自动”发生

的。例如,把唯物史观表述为“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会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会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这就是自动发生论的典型表现。实际上,与此类似的观点在恩格斯时代就已出现过,并受到恩格斯的批评:“并不像某些人为了着简便起见而设想的那样是经济状况自动发生作用,而是人们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sup>[2]506</sup> 综观世界历史发展的事实也表明,“自动发生作用”论是站不住脚的。奴隶制生产关系始于把战俘杀掉的古习改变为将其吸收为劳动力的行为规则的创新,封建制生产关系发端于大田集体耕作制为小田个体耕作制所代替的制度创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生于变行会手工业制度为工场手工业制度的创新。没有主体能动的创造活动,生产关系是不会自动改变的。同样,脱离主体的能动活动,经济基础也不会自动使上层建筑发生变革。

另一种误读是把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作用看作是单向线性的机械式作用,这样就必然得出生产力是生产关系的唯一决定因素,经济基础是上层建筑的唯一决定因素的结论,从而得出诸如俄国革命、中国革命只能走西方国家已经走过的道路,时下的中国需要实行补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这一课的改革等有害结论。正如恩格斯所说:“这些先生们所缺少的东西就是辩证法,他们

\* 收稿日期:2005-10-08

作者简介:吴涌汶(1945-),男,山西高平人,重庆市委党校编审,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总是只在这里看到原因,在那里看到结果。他们从来看不到:这是一种空洞的抽象”,“整个伟大的发展过程是在相互作用的形式中进行的。”<sup>[3]486-487</sup> 恩格斯所讲的相互作用,在笔者看来,实质上是一种以各因素之间的反馈关系为方式的作用。因而,生产关系的塑造与变革不仅取决于生产力,也取决于上层建筑;同样,上层建筑的构建不仅取决于经济基础,归根结底更受生产力的制约。

对社会形态演进轨迹之原理的误读,突出地表现为把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演进轨迹的原理套用在各民族各地的历史演进上,认为各民族都必须依次历经五大社会形态。这既与历史事实不符,也违背马恩等经典作家的看法。东欧的斯拉夫人是越过奴隶制社会阶段直接过渡到封建社会的;美国南北战争消灭了南方的奴隶制,使之越过封建制度而转变为资本主义制度。马克思本人就提出过著名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90年德文版序言》等著作中,也提出过这样的设想,列宁、毛泽东则创造性地把这种设想变为了现实。在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列宁曾针对第二国际等机会主义者借口俄国生产力落后而反对向社会主义制度跨越的论调,讥讽他们是“学究气”、“迂腐到了极点”,并指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sup>[3]689-690</sup> 可见,马克思在《序言》中阐述的社会形态演进轨迹的规律,只是世界历史总趋势之轨迹的规律,而不是一切民族历史演进的具体路线的规律。

关于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的原理,人们往往把它误读为历史演进的任何规定性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实际上,马恩的观点与此相反。马克思说:“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末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sup>[2]393</sup> 恩格斯说:“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sup>[3]477</sup> 古希腊的斯巴达是奴隶主贵族专政的国家,而雅典是奴隶制的民主共和国。造成这种差别的决定性原因在于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斯巴达国家是在部落征服过程中形成的,而雅典国家是从氏族社会内部发展起来的,从阶级对立中产生的,并且发生了梭伦改革、克里斯梯尼改革等一系列政治改革。中国的战国时期,原僻处西隅、荒地较多,比东方诸国落后的秦国,一跃而成为头号强国的决定性因素则在于秦孝公采纳商鞅的意见,并任其为左庶长,实施了商鞅变法。可见,马恩所说的“自然历史过程”,仅仅是针对世界历史总的发展轨迹而言的,而不是说历史演进的快慢、社会制度的具体形式等,也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那么,为什么个人的意志不会造成对社会形态总轨迹的影响呢?对此,恩格斯反复用“力的平行四边形”原理来加以诠释:“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

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各个人的意志……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sup>[2]478-479</sup> 我们还可以补充说,这个合力作用的方向总是与生产力得以提高的方向相一致的。因为生产力在各种因素(包括各个人的意志)的交互反馈作用中,起着最终的效果检验器或优胜劣汰的选择器的作用。这样,社会形态平均趋势之轨迹就显示出最终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客观规律。这正如在商品流通领域,每一个交易者都想贱买贵卖,而商品价格的总趋势却遵循着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价值规律一样。

综上所述,可以概括为三点:第一,既然恩格斯认为因果链条律不是自动发生作用的,并且因果之间是相互作用的,这就意味着历史的动力机制存在着宏观动力机制与微观动力机制的区别,因为因果链条的非自动性、因果的相互作用,只有通过微观分析才能得到说明;而马克思在《序言》中提出的因果链条律主要是针对宏观动力机制规律而言的,而非着眼于微观动力机制规律。第二,社会形态演进之轨迹的规律是世界历史之轨迹的规律,而不是针对某个民族或某个地区的历史轨迹之必然规律。第三,马恩所说的“自然历史过程”,仅仅是针对世界历史总趋势之轨迹而讲的,而不是说历史演进的快慢、具体实现形式等,也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 二、“反作用”机制实乃历史进程中的微观动力机制

经典作家所讲的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对世界历史演进总趋势之轨迹是不起决定作用的,因而,这些反作用实乃历史变迁的微观动力机制。把历史发展的动力机制划分为宏观动力机制与微观动力机制,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分不清二者的界限,或者把宏观动力机制当作微观动力机制来运用,则必然如恩格斯所说,把《序言》中的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荒诞无稽的空话”<sup>[2]477</sup>。因为那样一来,就意味着人们只需站在历史长河的岸边静观其变,而无需插手其间了,这当然是荒谬的。或者把微观动力机制当作宏观动力机制来运用,则势必把世界历史总趋势之轨迹看作是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从而导向历史唯心论。而一旦把此种错误思想用来指导实践,就必定带来巨大的危害。

微观动力机制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一种自觉活动的机制。恰如恩格斯所说:“在自然界中……全是不自觉的、盲目的动力……反之,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sup>[2]243</sup> 因此,由在实践和学习中形成的思想意识中产生变革或维持现有生产方式以及社会游戏规则的目的、意图,然后付之于行动,并通过效果检验再次反馈到思想意识中,如此循环往复,便构成微观动力机制的

因果链条。

笔者以为,微观动力机制即自觉的动力机制在以下特殊条件下,对历史变迁具有决定性作用。

1. 微观动力机制对历史进程的快慢程度、曲折程度和制度的实现形式,具有决定性作用。

马克思在分析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活动所造成的社会结果并谈及古老印度的社会特点时说:“我们在亚洲各国经常可以看到,农业在某一个政府统治下衰落下去,而在另一个政府统治下又复兴起来。收成的好坏在那里决定于政府的好坏。”<sup>[1]65</sup> 马克思的论述尽管针对的是特殊国度,但实质上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促进经济迅速发展的事实,是微观动力机制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当代范例。

落后民族通过先进国正面或负面的样板作用实现制度跨越式发展以及旧制度的复辟现象,是微观动力机制起决定性作用的又一个表现。美国南北战争时期,把南部奴隶制度变成资本主义制度,是先进国的制度作为正面样板发生作用的例子;无产阶级领导的俄国革命,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断爆发的背景下发生的,资本主义制度起着负面样板的作用。而导致1660~1688年英国封建制度复辟的决定性因素,是在广泛的农民斗争面前,惊骇万状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转而求助于旧王朝,使之复辟的谋划。

制度的实现形式也是微观动力机制起决定性作用的一个方面。恩格斯说:“以家庭的同一发展阶段为前提的继承权的基础就是经济的,尽管如此,也很难证明:例如在英国立遗嘱的绝对自由,在法国对这种自由的严格限制,在一切细节上都只是出于经济的原因。”<sup>[2]484</sup> 同样,作为国家管理形式的政体,相对国体的更替来说,也是“细节”,也不能归结为经济的原因。事实上,存在于现代社会的共和制和民主制国家形式,在奴隶制时代就已经产生了,而现代的生产力水平则是奴隶制时代所无法比拟的。

2. 在阶级斗争处于你死我活的时期,特别是革命时期,微观动力机制对社会转型的实现和巩固具有决定性作用。

斯大林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对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作出了重要补充说明:“到一定时期为止,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生产关系方面的变化,是自发地、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地进行的。但这只是到一定时候为止,只是到已经产生和正在发展的生产力还没有充分成熟的时候为止。而在新生产力成熟以后,现存的生产关系以及体现这种生产关系的统治阶级就变成不可克服的障碍,这只有通过革命才能扫除。在这方面特别明显地表现出新社会思想、新政治设施和新政权的巨大作用……于是,自发的过程让位给人们自觉的活动。”<sup>[4]452-453</sup> 斯大林的这一论述,实质上是对革命时期微观动力机制对于实现历史转折起决定性作用的一个精辟概括。

不仅革命时期如此,而且,新政权诞生后,在阶级斗争尚处于你死我活的时期,微观动力机制对于新生统治阶级

维持其统治,也具有决定性作用。所以,列宁说:“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因为全部问题就在于……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处理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解决它的生产任务。”<sup>[3]441-442</sup> 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毛泽东也说:“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sup>[5]</sup>

3. 人们对客观规律的认识越深刻,微观动力机制对社会发展速度发挥的作用就越强大。

恩格斯说:“人离开狭义的动物越远,就越是有意识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不能预见的作用、不能控制的力量对这一历史的影响就越小,历史的结果和预定的目的就越加符合。”<sup>[6]</sup> 自然科学发展史十分鲜明地表现出了这一趋势,哲学社会发展史也越来越强烈地表现出这一趋势。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制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其直接动力,实际上主要来自于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然科学有了新的重大突破,现代自然科学已经形成十分庞大的理论体系。由此所创造的生产力更为巨大,可以说比以往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得多。显而易见,伴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人类自觉有预见性地支配、控制自然力的能力也越来越强大了,即微观动力机制的作用越来越强大了。

自然科学与唯物主义哲学携手并进,哲学社会科学也渐趋科学化,运用哲学社会科学所揭示的社会发展规律,人们有意识、有预见性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的作用,也日益凸显。所以,斯大林说:“新的社会思想和理论……一经产生,它们就会成为……促进社会前进的最重大的力量。正是在这里表现出新思想、新理论、新政治观点和新政治设施的那种极其伟大的组织作用、动员作用和改造作用。”<sup>[4]438</sup>

####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2]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3] 列宁. 列宁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4] 斯大林. 斯大林选集(下)[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5]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5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243.
- [6]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57.

